嵩山攷碑
洛訪碑日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攷碑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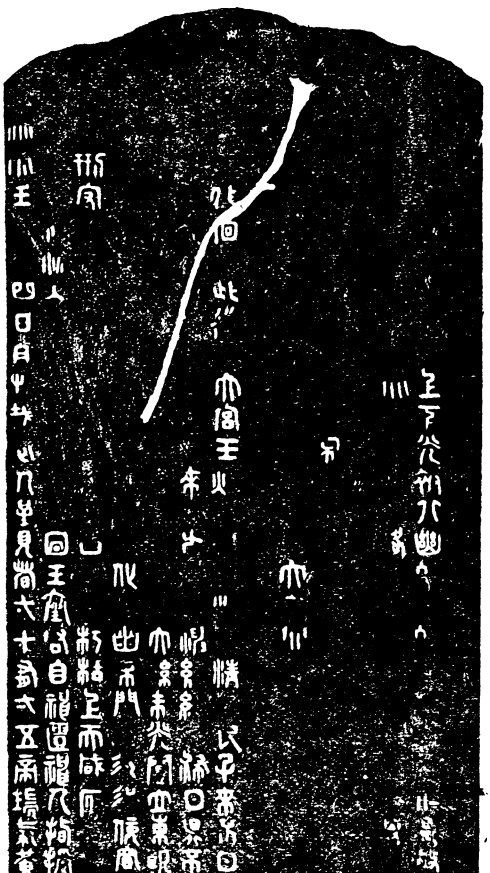
吳騫編

本館據拜經樓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宋洪邁容齋隨筆厥後吳人盧公武攷之加詳焉沈敕荆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尚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地處僻人罕至其下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辨也海寧吳槎客客游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釋文爲之考核辨正幷薈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攷余觀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乃因天册元年海鹽六里山得石璽而改元天璽非以臨平得石刻而改當年之元也又辨周孝侯未嘗預封禪之事引史館之周益公等書爲正其言鑿鑿有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庋江寧學宮康熙間祥符周雪客嘗爲之攷矣其碑在通都大邑人得見者多而是碑久隱翳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與寄高遠者爲之一抉其祕卽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爲攷秀水朱錫鬯爲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逮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爲之引其端寧足爲是書增重哉乾隆辛丑三月東里盧文弨

嶧山碑東面凡一十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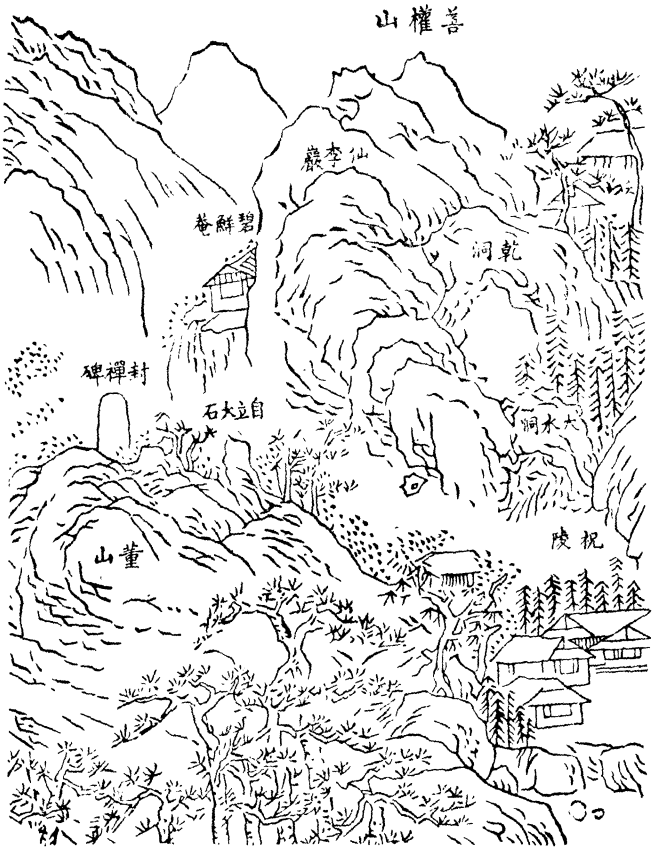


南面凡九行

西面凡一十四行

北面凡六行右四行左二行文不可辨通計文四十一行書人名銜及刻工姓名二行

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微圓而稍東西二面廣南北狹四之一字徑二寸文起東北而南而西訖于西北凡千餘言碑首上銳而微窪石色紺碧風雨剝蝕東與北二面文字尤多漫滅南面下方石碎脫去十餘字而西面上截泐紋尤深更歷歲月當折一角矣


善權山
仙李巖
碧酥巷
乾洞
大水洞
封禪碑
自立大石
董山
祝陵

國山
善權寺
雙橋
張渚鎮
洑溪

圖說

荆南之巨障厥惟國山危巒隱曜欹澗懷煙眺覽周數百里下撫君章龍岳之儔遠峙近簇直几案閒物爾山勢曲趨而南一峯當其前曰善權善權之陽有層巖竦逼霄半昔人顏曰仙李下覆石室是爲乾洞之口洞穹窿若厦屋中空可容千人坐有玉柱亭亭窅然深黝非束蘊不能窮也其下爲大水洞俯視若累榭飛厓隋舉翠壁無堦惟南一逕梯空可下洞口稍陋于乾洞而怪石森竦鍾乳四垂復有仙田丹竈諸奇前臨澄潭深不見底納諸澗之匯合流入洞直貫山腹而出于小水洞滔沱澎鼜聲侔震雷曲從善權寺傍經松逕而南出祝陵以合于章溪之流善權寺在小水洞

南其中古迹皆燬于火寺後爲碧鮮巖巖左石臺荒蘚凝漬疑卽碧鮮庵之故阯巨刻猶存里俗承傳以爲祝英臺洗妝所矣林水翳薈至爲夐絶攀嶺而登道善權之背俯見平山迤邐迴環綿亙于雙橋之滸是曰董山則封禪碑存焉又東百武一童阜出沒雲松間宛蒼兕之蹲當卽吳志所云大石自立者山之人謂石常有神犯之不祥故得免斤斧之伐昔晧旣封國山而碑乃樹于董山之表者殆以大石自立在此山也彼其昏雩侈妄固不足言而斯迹今經千七百年而無毀豈果山之霧有以嘿爲之相與故予旣作碑攷復檃括爲圖系之以說冀與好古之君子共訂之焉

國山碑釋文

□□□

行爲第一行也說見後

□□□□□□□□□□略□□□□□□□□□□□□上尊□

右第五行

□□□□□□□□□□□□□□□□□□□□廢不遑假民用

右第六行外紀自民用字起

不犯於是□□□□□□丞相沈□□□□□□□□□□□□□□□□□□□

備儀尊敬□□□□□□□□□□□□大□□□□□□□□□宮□

右第八行儀俗本漫鈔作義

□□□□□□□□□□□□

右第十二行暇外紀作食根外紀作數數世陵遲外紀作頻十陵道緐未光紀作啓朱光

□紀實言建設墳典采詢微聞窮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寬右第十三行設漫鈔作論窮神極化外紀作實感神化罪宥刑守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惡凶□□朽枯上天感應□□右第十四行守漫鈔作尊外紀作惡竝誤

□□□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受籙圖玉璽啓自神置神人指授右第十五行□□踐阼初升外紀作箕宿降祉利丰膺受籙圖外紀作靈璽鎮國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弍十有弍五帝瑞氣黃

右第十六行青玉符外紀作有玉簡抱戴外紀作明朗帝外紀作天

旌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弍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右第十七行擁漫鈔作被外紀作擁下注雍同斗牛漫鈔外紀作牛斗竝誤凡卅卅字漫鈔俱譌爲二十三十茲悉正之

有九青猊白虎丹鸞彩□鳳廿有二白鹿白麈白鹿白兎卅有二右第十八行猊漫鈔作蛇外紀作蜺虎外紀作兕丹鸞彩□鳳漫鈔作丹鸞彩鳳魚鳥外紀作丹角黑□□鹿漫鈔作虎麈漫鈔作麈外紀作麈下注力丁切大羊也麂外紀作鹿兎外紀作鹿誤

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弋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
右第十九行燕漫鈔作鸞誤
泰神魚吐書白鯉騰舩者二靈粲神鼉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
右第二十行泰漫鈔外紀作七竝誤魚外紀作虎鼉外紀作
絮誤
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右第二十一行璧流離俗本漫鈔作拱璧琉璃誤按宋書符
瑞志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卅有六大貝餘蚳餘泉泰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彀璧卅有八玉
右第二十二行餘蚳餘泉俗本漫鈔作餘貾餘孕小山堂本

作餘眡餘泉外紀作餘□榦泉按爾雅說貝曰餘蚔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蚔又作眡穀璧漫鈔脫璧字

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鼙夏祝神鬻卅有六石室山石闕右第二十三行燕外紀作兕鳩外紀作螭者字外紀闕闕俗本漫鈔作門誤

石印封啓九州吉發顯天識彰石鏡光者弍十有弍神□頌歌廟右第二十四行封啓俗本漫鈔作封石按晉書五行志曰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啓天下太平九州吉發顯俗本漫鈔作羊□□石□□外紀作九州吉發顯碑文惟九州二字略可辨弍十有弍俗本漫鈔作弍十有七誤

靈□示者三畿民推紀湖澤闓通應讖合謠者五神貧神僮靈母

右第二十五行闓漫鈔作門靈母漫鈔作雲母竝誤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衆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驗□□者十祕

右第二十六行神女外紀作靈女誤

記識文玉板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玉琯玉瑱

右第二十七行記外紀作略識外紀闕德漫鈔作眞三字漫鈔闕八俗本漫鈔作璽小山堂本作刀竝誤采外紀作彩明漫鈔作光誤

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玉罌清絜光

右第二十八行玦俗本漫鈔作瑗小山堂本作瑗外紀作玦

按宋符瑞志曰漢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東舍夜壁下有青氣得玉鉤玦今此下連玉鉤而字不可辨故且從外紀絜漫鈔外紀作潔竝誤

服者九□子河伯子胥王□宣言天平堅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右第二十九行□外紀作別江南通志作蒯□漫鈔云闕外紀作靈宣小山堂本漫鈔作宣天一閣舊拓本作宣即宣字

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籙發事與運會者二其餘飛

右第三十行徽俗本漫鈔作徽小山堂本作徽外紀作徽事外紀作若與漫鈔作與誤案以徽作徽蓋書者之誤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覩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

右第三十一行殊漫鈔作殊外紀作殊下注殊同

而[敷]也於是旆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

右第三十二行陬訾之口俗本漫鈔及海鹽縣圖經日知錄作陬訾之舍竝誤按爾雅釋天作娵觜之口左傳襄三十年作娵訾之口今碑文四字皆明白可辨翁方綱曰歲正月孟陬作陬字从阝十二次娵訾娵字从女此碑以娵爲陬蓋猶沿漢碑假借之習

[至]所[值]實惟茲歲帝出[庚]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口眞

右第三十三行周漫鈔作因誤

口帝玉[質]青[黃][鰓]理洞徹[嶷]受祇[延]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

右第三十四行艱漫鈔作解外紀作艱今碑泐闕半字筵小山堂漫鈔作遜外紀作悚夫外紀誤而孫星衍曰筵當作德卽德字從悚義同

宏彰乃以柔兆沮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

右第三十五行彰外紀作欽

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璿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脩

右第三十六行用漫鈔作實

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僕射胤直晃昌國史瑩覈等

右第三十七行

僉以爲天道元嘿以瑞表眞今眾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

右第三十八行僉外紀作亦嘿外紀作曠三漫鈔作四浮俗

本漫鈔作薄下二字竝誤

溥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

右第三十九行慕化外紀作口川

於昊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

右第四十行

喁之望焉

右第四十一行外紀無焉字按漫鈔載碑文凡三十九行通計之止九百餘字蓋趙氏僅就碑之東北邊行讀起不知正北一面左方尚有二行文雖不能讀而筆跡尚未全泯總而計之共得千餘言正與金石錄之數相符若盧熊沈敕牛運

震諸家所紀行數多寡益參錯不足憑矣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

右第四十二行立俗本漫鈔及周在浚天發神識碑文攷作邛竝誤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三國志及續漢書百官志等書觀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中遷立節中郎將吳九眞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蓋皆其類也臣俗本漫鈔在將字下偏右建俗本漫鈔及天發神識碑攷作健竝誤書字漫鈔闕

刻工殷正何赦

右第四十三行漫鈔不載

國山碑考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吳志

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同上

案吳志所紀合之碑文頗多疑義志於臨平湖得石函改年大赦下歷陽山石成字又云改年大赦兩言改元蓋上所云乃改本年爲天璽元年下所云明年改元則改次年爲天紀元年也據碑旃蒙協洽乙未之歲得玉璽文曰□眞□帝以柔兆涒灘丙申之歲改元天璽是以海鹽六里山得石璽在天册元年而改次年爲天璽元年非因臨平石函而改本年爲天璽元年臨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澤闓通却未因之以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周處五字疑亦羨文蓋當日實秖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山觀碑後列諸臣名而處獨不預可見處素剴正必不藉此以阿其主既見汎舟錄毘陵志等其說多同至歷陽爲歷陵之誤則胡身之注通鑑已辨之又華陽志謂天册元年免官而碑猶列其名亦不可解予非好據碑以疑史欲俟攷古者論定之耳

吳孫皓陽羨封禪碑曰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鷲神鸞彌被原野者三後漢祭祀志注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輿地志云本名離里里疑作壘山山有九岑相連一名升山吳五鳳二年其山有大石

自立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圍三寸。歸命侯又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爲中岳。改名國山。明年。改元爲天紀。大赦。以叶石文。石今見存。陳暄國山記云。土人皆傳碣下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孫皓疑有王氣。故以此物鎮之。山東北有兩重石洞。土人呼爲石室。周幽王二十四年忽開。可容千人。又有石柱。呼爲玉柱。其山名九斗。以有九峯斗峻四面水流注章溪。樂史太平寰宇記。

案周幽王在位十一年。爲西戎所殺。此云二十四年。疑誤。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册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於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符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歐陽脩集古錄跋尾。

案天册元年疑是天册二年之譌。攷通鑑。天册二年七月。始改爲天璽元年。若墨池編直以碑爲天册元年立。則更無據。

吳國山碑。天册元年立。朱長文墨池編。

右吳封禪國山碑。其前敍孫皓卽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涓灘之歲。欽若昊天。案碑作上天蓋吳皓相同故當避之。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婺、大司空朝等。以爲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垓八埏。無不碑作罔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涓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人神憤嫉。而羣臣方稱

述符瑞。讚頌功德。蓋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矣。趙明誠金石錄。

吳禪國山碑陰。未詳所在。鄭樵通志金石略。

案國山碑圜若米囷。未嘗有陰。鄭說誤。

說文。泰、象形。如水滴而下。賈山云。泰塗其外是也。而漆桼絺紵椅桐梓漆之類。經傳已多借用。至今反以漆爲古字。漆沮之漆。卻有省其水者。韓勅碑書漆作涿。此云重五十來斤者。隸法小變。而借用作七也。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泰。唐襄談司刑寺佛跡碑云。長安貳壺漆匝。夫豈無據乎。惟北齊文宣以七爲漆。而誅上黨王渙。則寃哉虐也。數目有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鄙俗無他訓。若仿古而用漆。豈不韵勝。洪适隸續。

乙酉。早自善權寺肩輿二三里。至董山。按三國志、金陵實錄、孫皓因國山有石自立。遣司空（三國志作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于下。俗呼囤碑山。高數十丈。與徐宗榮杖同登。碑字三面可辨。惟東向者剝裂模糊。蓋無屋以芘之也。俗呼董山。謂董朝也。碑詞載所遣官姓名。而無周處。史氏誤矣。周必大泛舟錄。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目爲囤碑。以石四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拓。以今文寫之。碑中大概言符瑞。初無可取。姑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趙彥

案漫鈔與荊溪外紀所載碑文均不免訛舛故皆不錄其二書互異處別著釋文之後茲不復贅

陽羨山封禪碑雲麓漫鈔云吳志天璽元年吳與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目曰囤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王象之輿地碑目

吳國山碑集古錄云不著撰人名蘇建篆歸命侯天册元年得玉璽刊石告禪於國山之陰其所述瑞應凡千有二百餘事同上

按漫鈔所言陽羨封禪碑卽集古國山碑王兩載之亦誤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延袤三十六里高百二十五仞一名離墨山舊傳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吳五鳳二年陽羨離墨山大石自立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皓以爲大瑞遣司徒董朝等行封禪禮吳志載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原注舊志云碑有大司徒朝無處名刻石頌德圓碑猶存其形如鼓俗呼囤碑又瘞玉璧銀龍銅馬於碑下字寖漫滅不可讀或稱董山以朝至此故名史能之咸淳毘陵志

吳志孫皓以陽羨山石室開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縣封禪今碑自丞相而下十四人獨有大司空朝而無處名按處傳處仕吳上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豈史氏見處爲陽羨

人、輒附益耶。當以碑爲正。同上。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天册元年立。在宜興善權山。張鉉金陵新志。

蘇建官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山文。在宜興善卷山中。陶宗儀書史會要。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常州宜興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爲囤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刻字周繞其上。今大略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遂受玉璽。文曰□眞□帝。乃天册元年乙未正月辛亥。按正月當是十月之譌。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丙申矣。太尉璠、卽宏璠。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璠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稱兼司徒董朝。國史瑩覈。卽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史又云。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刻皇帝字。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刻石立銘。褒贊靈德。按此八字乃裴松之注三國引江表傳語。非陳壽原文。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熊參放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册。海鹽玉璽有文曰□眞□帝。而改天璽。歷陽山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卽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卽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舊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略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眞□帝。與此碑合。疑陳壽之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誤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有此文字。如蠟山神讖、海

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識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謂皇象書。字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姥等號八絕。按張勃吳錄八絕中有嚴武、鄭妪、而無嚴範、鄭姥、陶潛聖賢畧輔錄有吳範、嚴子卿、鄭姥等八絕、亦云見吳錄、未知孰是。則神識碑亦蘇建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尚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識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熊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宜興記校之。字多譌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如此。以待識者云。盧熊國山碑跋。

按公武此跋。攷覈視諸家爲詳。第謂此碑字畫絕與神識相似。則仍踵黃長睿之論。所不解也。至若碑所列諸臣名。自宏璆至華覈諸人外。如執金吾脩。當卽滕循。案循與脩古通。故三國志皓傳作滕循、而呂岱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隸釋謂二字疑爭一畫。恐非。屯騎校尉悌、當卽張悌。尚書令忠、當卽丁忠。尚書晉當卽岑晉。並見吳志。餘若丞相沈、大司徒燮、城門校尉歆、尚書直晃、昌、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吳督孫歆。井卓傳。父昌。吳太子太傅。此城門校尉歆、尚書昌、豈卽其人乎。俟更攷之。

宜興善權寺僧方册。裒其寺古今石刻碑文。彙次爲十卷。以授予曰。願有紀。蓋江南多古刹。而善權號最勝。册近又於寺前所謂國山者。得孫氏封禪之碑。遂以冠焉。又錄古今詩附於後。自孫氏天册元年。迄今宏治甲子。千有餘年。世變凡幾。而山鐵野刻。宛然具存。豈眞有神物護持者乎。孫氏封禪碑。歐陽氏固已論之。王鏊善權古今錄序。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本名離墨山有九岑相連亦名陸山相傳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字多漫滅。俗呼囤碑。明一統志。

按宜興縣志、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南嶽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山亭區。卽君山之北麓。都穆遊南嶽銅官二山記。南嶽本衡州之衡山。皓既封國山。復禪此爲南嶽。蓋漢武曾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是南嶽與國山相去且數十里。而一統志謂改名南嶽。太平寰宇記又云。封爲中嶽。俱疑有誤。

吳志云。孫亮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爲室。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孫皓以爲大瑞。乃遣司徒董朝至陽羨縣封禪。改名國山。刻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爲囤碑。高圍各二丈。篆文周繞。沈敕荆溪外紀。

按吳志、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無爲室二字。有石裂十餘丈。吳志作有石長十餘丈。外紀又謂高圍各二丈。亦謬。

沈子克寅、撫歎舊志。訪闕漏。神異則天書雷篆之元。讖諧則談馬礪畢之語。觀其羣國山之囤石。則孫吳之封禪。尙可讀也。證蘚碑之蝕字。則陸機之藻詞。不終亡也。李文荆溪外紀序。

善權寺之西名國山。山巔有封禪碑。乃吳孫皓天璽離墨山空石長十丈餘無故自立。因封禪之。侈以爲瑞。愼蒙名山記勝。

按、封禪碑在國山下一小山之上。所謂董山者。不在國山之巔。而離墨山石自立。在孫亮五鳳二年。不在天璽元年。吳志惟言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無自立事。記所言竝誤。

角里山石刻云。天册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簽神道。忽自開發。拾得青石璽符云。□眞□帝。共三十八字。唐大和中。蘇州刺史崔鉷、帖縣取此石送州。今不存矣。按今義興山中。孫氏封禪碑亦載此璽文。皆相同。然未幾而晧滅於晉。符瑞果安在哉。董穀滆水續志。

按海鹽縣圖經云。吳志、天册元年。陽羨山出空石長十餘丈。上有文。亦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眞□帝。與此正同。元姚桐壽云。吳天册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歲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安得有壬寅朔乎。壬寅當在望後。此論得之。

吳國山碑。見金陵新志。考六朝事迹。封禪乃吳後主。碑在宜興。又歐公集古錄云。孫晧天册元年。禪於國山。刻石作吳國山碑。顧起元金陵古金石考目。

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晉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爲工。二刻時代既遠。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婁堅學古緒言。

國山在離墨西南三里。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晧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改名國山。因立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囤碑。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其上。多漫滅不可讀。今詞翰中所載

者金石錄中本也唐鶴徵常州府志。

南直隸宜興縣吳主禪國山碑吳主皓立趙均金石林時地攷。

吳陽羨山天紀碑天璽元年刻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半已磨滅俗呼囤碑于弈正天下金石志。

吳禪國山殘碑蘇建篆書天璽元年曹溶古林金石表。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當作口）日維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顧炎武日知錄。

門人周雪客在浚檇園先生長子也有孫吳天發神讖碑歌頗奇偉卽所謂囤碑者也在宜興國山王士正分甘餘話。

按雪客所咏天發碑在金陵而囤碑在宜興漁洋誤合爲一似失於詳攷。

天發神讖碑曰天璽元年黍黍當作泰其下蓋有月字楊雄太元經云運諸泰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泰斤咸書爲泰而吳與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泰與其碑先後建立則爲泰月無疑爾朱彝尊天發神讖碑文攷序。

孫吳天發神讖碑諸書皆以爲皇象而周暉金陵瑣事以爲蘇建建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文末有東觀令史邳（當作立）信中郎將臣蘇健（當作建）或暉誤引此耶周在浚天發神讖碑文攷。

按金陵瑣事以天發碑爲蘇建書固謬然建之名具載於輿地碑記等書陶宗儀比之皇象而雪客謂素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何不攷之甚也

與天發碑同時立者有陽羨之鼓碑一統志宜興西南五十里名離墨山山有九岑亦名陡山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同字多漫滅俗呼囤碑天發全時有紐上懸蓋是鐘形至相對峙也王梁天發碑攷補

與此碑同時立者有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之天紀碑其制若鼓石亦堅黝如鐵吳主皓時山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南嶽改名國山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同久無人呵護但立風雨中千有餘年字多漫滅剝落不可摹搨是予未及親見未知亦皇象書否附記之以待同心嗜古者爲之表著於荒煙茂草中恨竹垞先生及雪客云亡無從更爲之商訂攷正者矣王著天發神讖碑攷

山陰潘君仲寧與予同有嗜古癖聞予有天發碑考過予索觀後以所搨國山碑出閱索予爲之考識焉碑乃圓石篆文周繞三面所搨之紙官尺高五尺五寸闊五尺七寸字二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六當作五）約共六百餘字其字上盡剝蝕下尚有分明者字如天發碑自亦爲皇象書而文不可讀因粘之素壁坐視三日尋繹思維得其下半截之字稍全其上則字跡全滅者多無從髣髴而意會之其文雖不成章然已有成句者矣審其文理首尾不接恐前後尚有文字不止二十三行也或石陰久經雨雪淋凍全無字跡或

略有字畫人見其漫滅而揚之未全耳考此碑在宜興孫吳時離墨山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孫皓修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往封之改名國山立石頌德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俗呼爲囤碑噫孫吳鼎足江南歷三世不知國之將亡而猶改元天璽天紀所立二碑而信圖讖瑞應諛妄之言則以此碑形如鼓天發碑上有鈕如鐘兩山之石爲天降之瑞如鐘鼓竝列紀德銘功以彰瑞應如鐘鼓喤喤昭示遠邇垂之萬禩安知傳之後世爲亡國之徵豈不悲夫夫皓之荒德暴虐天人共憤未幾樓船東下面縛輿櫬委質降晉死於洛陽今見此碑猶深爲之嘅也較之宣王因畋獵而纘武功內修外攘周室中興之岐陽石鼓豈可同日而語然予考識此碑者以存皇象之書亦猶秦二世之碑傳李斯之篆後先相視豈不同一轍哉王著陽羨國山碑攷

金陵先輩搜攷前代碑碣有焦澹園李如眞顧鄰初陳橫崖諸公評隲皆云此碑爲吳皇象書曾有詩云銀臺書法宗皇象想必有所據也碑字方上銳下此古法金錯刀鈸股腳者是漢人篆書與史籀李斯異籀則多用垂露石鼓文是也斯則純乎小篆矣漢碑題額皆不事方整觀象書縱橫流暢龍蠖蟄起伸盤腹行不拘體法歷攷漢篆大抵皆然蓋一代風氣所尚且兩漢碑版東南絕少南省惟牛蹟山永光五年磨石碑溧水學宮光和四年校官碑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天紀碑留此數碑以待博物君子自有定評略存古學一綫耳鄭盧天發碑釋後跋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卽芙蓉連亘而西延袤三十六里高一百二十五仞本名離墨山以

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晧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改爲國山。因立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囤碑。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其上。今多不可讀。相傳晧疑山有王氣。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於碣下以鎮之。俗又呼爲董山。以董朝所封故也。徐喈鳳宜興縣志。

伯安萬子書讀書之樓曰眙嶽。以眙南嶽山名也。南嶽附君山麓。雅號奇秀。距樓不六里。當吳孫晧時。嘗封離墨爲國山。事具吳志。暨吳封禪碑。後君山楊嶺下山亦緣襲名嶽。今碑世傳蘇建書。其碑詞特閎鉅。而世不傳。譔述人名氏。碑又立疊嶂荒榛之間。世尠誦肄。亦不克審視。吳季重辭諸公奚似也。儲大文眙嶽樓記。

右數字。摘國山碑眞跡。碑如鼓形。高八尺。圍一丈二尺。三面盡剝蝕。僅存西面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可識者二百五十三字。在宜興縣張朱鎮北三十里山頂上。牛運震金石圖說。

按金石圖摘摹碑中門鄂者四二。其餘飛文曰吳眞。凡十二字。至所說圍行字數多舛謬。已詳前說。張朱鎮、朱當作渚。張渚鎮、見宋九域志。雲麓漫鈔云。常州宜興縣張渚鎮臨溪有山水之勝。岳侯嘗館於張氏。有題屏書及石刻詩。卽其地也。北去封禪碑僅十許里。此云三十里。亦誤。

蔣錫震、字契潛。江南宜興人。師儲同人學古文。喜探奇嘗。獨經董山下。聞上有孫晧囤碣。日已沒。步上山椒觀之。夜半抵家。其好奇可知矣。沈德潛詩話。

右吳禪國山碑。按三國志吳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縣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所在表爲大瑞。乃遣

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此碑之所由刻也。碑本甚巨。今止存二十行。行九字。其上下四旁。多已不具。卽此二十行中。剝落者尙數字。其存者。非審視諦觀。亦莫能辨也。金石錄載禪國山碑上下二卷。跋云。前紀孫皓卽位以來。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乃云。乃以沚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華（當作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太尉琮、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以爲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垓（碑作九垓）八埏。莫不被澤云云。爾雅曰。太歲在申曰沚灘。天璽元年丙申。正所謂沚灘之歲。紀號天璽也。但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紀、則陽羨石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頻歲改元。先後之間。固不及細詳者矣。吳玉搢金石文存。

按金石文存摭錄碑文。自第十九行廿有四起。至第三十八行百蠻浮。凡二十行。然所釋之文。頗多譌舛。或是傳刻之誤。不具錄。

孫皓殘虐。浮於桀紂。而專好言符瑞。如開臨平湖。封禪國山。及此碑之言天識。廣多皆是也。不獨無救於滅亡。適足以貽後笑耳。吳玉搢天發神讖碑跋。

題詠

國山碑

武進　謝應芳　子蘭

離墨山前芳草多馬蹄曾此幾經過國碑文字無人識風雨銷殘近若何

長洲　周　砥　履道

上董山讀孫氏古碑

亦有文章效封禪奈無功德濟刑名長江縱有殽函險終使秦人念子嬰

宜興　馬　治　孝常

國山碑

蕭條青山角上有千載碑形模橢（音妥）而篆（音垂按廣韵云盛穀圓笔）製作怪且奇正祥雜麟鳳篆隸森蛟螭炎祚昔微絕羣雄競驅馳孫郎最後出一戰開洪基虎視國江左權亦善用師奈何後世孫欲慕秦漢爲區區鼎立業誇大豈所宜瞻彼嵩岱封白雲渺予思

宜興　沈　暉　時暘

上董山讀孫氏古碑

青蓋蕭條向洛陽歷陽山色愧封王如何囿石戮邱裏又有遺文載百祥

平湖　倪　輔　良弼

孫氏封禪碑

文章皓皜字尤奇傳是吳王封禪碑莫歎莓苔蝕螭首故宮禾黍已離離

囿碑

千年事往重摩挲爭訝岐陽載駱駝深晝似鐫亡國恨好辭應媿阜民歌燒殘野火春煙冷蝕盡苔花夜

雨多守護祇今歸地主不煩神物爲撝訶

國山碑　宜興許有穀

北來諸軍飛渡江孫吳國山歸晉王銅駝不在囿碑在青山歷歷看興亡

望國山　興化李國宋湯孫

岳麓銅峯面面分雨中遙望國山雲紫宮祕記金函册青嶂殘碑石鼓文虎踞幾年古王氣龍驤他日駐新軍九岑環繞荆溪水留得司徒半畝墳（沈德潛曰此孫皓封禪文也國運將珍猶侈對天鴻休之詞頭頭殊見譏刺鑒按司徒董朝只被命封國山未嘗葬此而詩云留得司徒半畝墳不知何據善權山有唐司空李蟾墓螺隱豈誤記耶）

國山碑歌　宜興史承豫祚存

吾邑繞郭多層嵐圖經往往遊人耽協靈通氣不可測奇秀獨數南山南東吳昔日此封禪至今十丈留空龕囿碑缺齧半臥地蒲牢最屭形疑兼窺虺趨趨了莫辨銀鉤鐵畫知誰劃我聞吳主侈祥瑞紛紜所在陳荒誕歷陽山石著文理臨平湖口開琅函茲山石室本仙窟表爲人瑞殊堪慚天發神讖詎足信坐隳先業親詖諛九州未及作都渚樓船已見乘風帆橫江鐵鎖一時斷吳宮麥秀紛漸漸興亡回首祇陳跡空岩雲木猶參覃嶧陽篆刻同此感蒼茫涕淚衣裳霑駐馬碑側未能去遙岑明滅斜陽含

國山碑歌寄吳槎客　大興翁方綱覃溪

天璽碑訪江寧學恨未國山捫石角六秋夢訊善權僧去歲全文如剖璞何意今晨快啓緘依稀千字光

斑駁侈陳符瑞彼何人連歲鐫山事鼇斲讀之若披瑞應圖百寶千祥來海嶽時焉口跲不成串禾穎榛蓑互抽擢東觀令史蘇建書立信中郎放之碓兎牀山人綜羣籍大梁雪客慙相較置我荆溪張渚間斜陽古木幽禽啄蘇建名曾皇賀倫篆書法古周秦卓牛鬼蛇神莫漫識墊神龍螻隨琱琢瑣事于蘇雖傳會休明之派誰揚搉變來圓轉漸整齊小束鋒芒斂矛矟我因悟寫春秋卷以皂彙小字爲比于蔡石經雙比轂二京金石附孫吳陽羨江寧兩掎挐諂諛唾罵俱何有我但鉤摹毫管搦山人兼寄碧鮮字蝶化彩雲飛撲撲團光米廩氣蒸空斗斛量珠已盈握時井拓碧鮮庵三大字見遺

讀吳槎客國山碑攷即用續囤碑歌韻　仁和朱文藻映潛

善卷游侶久見招但說離墨岑高荆溪弭棹坐洗足國山杖策行蹲尻壯年涉險氣不戰今日棲遲時已晏雲莊曾昨載泉圖空羨梁谿瀑如練桐鄉金雲莊曾以梁谿載泉圖索題兎牀祗今吳季子讀書不宵安亥豕山行手揚天册碑據文歷歷證譌史碑刊千五百餘年亡吳晧罪通於天且欲嶧山比夸大非徒神讖文同然此碑獵碣差可匹同者其形異者筆余嘗疑石鼓非周宣時物今觀國山碑形製與石鼓同特篆文筆法稍異耳周宣史籀說渺茫懷古陳倉氣蕭瑟見說空山豹虎多書成數載非蹉跎羽陵蠹簡費鉤索橫河繫纜頻來過著書歲月不知老儒者立言異草草要令金石備遺文雪客同傳那足道楚江轉漕千艨艟不如一囤積朽紅洛陽青蓋何忽忽國山夜雨號銀龍

囤碑歌　海寧吳騫槎客

囿碑空團團。不救斯民飢。江東末造昔爲此。孫郎事業蓋已微。由來在德不在禪。七十二主安可希。況乎晧也尤酷烈。鑿眼剝面紛鉤鑱。萬民咨怨了弗顧。所在爭說祥與禨。司空臣韓往祓命。皇華駟牡歌騑騑。國山既可作梁父。饕餮何必非垂衣。到頭神語竟杳默。徒令山鬼相嘲譏。我因暇日整芒屩。聊乘逸興窮煙霏。眼明驚見此奇跡。勢如神駿乍脫韅。斯也小篆邈也隸。星斗錯落含珠璣。凸中宛曳蠆尾瘦。凹處翻成科斗肥。年深剝蝕寧遽免。姓氏幸存臣建揮。旃蒙協洽受天璽。千五百載同朝晞。徘徊弔古徒累欷。下視松櫟皆十圍。安能攫雲作覆蓋。不教埋沒儕妃豨。君不見嶧山之碑野火燒。岐陽獵碣氈還包。又不見建業城邊石數段。故宮禾黍秋風號。當時若能守此囿。猶勝三馬食一槽。

歲初泊舟雙橋。揭國山碑。連日風雪。同人皆有寒色。戲占一絕示之。

紫蓋黃旗又一時。殘碑荒蘚最堪思。若教返棹緣風雪。笑殺孫郎帳下兒。

續囿碑歌

離墨雲中手可招。銅官勢與天相高。封禪之碑儼鼎據。巍然特立西山尻。繼周八代多爭戰。漢武秦王更荒晏。海上神仙屢見欺。封中白雲空若練。東家曠效東吳子。臚列鳳麟同犬豕。（碑中具列瑞物至千二百有餘。）碑版流傳好事人。歐趙還書金石史。爾來又經幾百年。山頭草木蓊撐天。雨淋日炙樵牧壞。無人收拾理則然。細觀字跡疇能匹。飛舞眞同皇象筆。（袁昂書評稱皇象書如音韻繞梁。孤飛獨舞。書史會要謂蘇建書與皇象同。）斷圭零璧雖可珍。玉筋銀鉤轉蕭瑟。卻憶開基快事多。江東霸業未蹉跎。火燒赤壁阿瞞走。曲顧紅顏公瑾過。繁華轉瞬英雄老。贏得兒童

閑門草。大江東去浪淘沙虎踞龍蟠何足道石頭城下散艨艟周處廟前西日紅可憐一片山頭石至今猶恨水中龍。晉時童謠云。不畏岸上虎只怕水中龍。

附錄

五鳳二年秋七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吳志。

張渚一名章溪。源出章山北入荊溪。咸淳毘陵志。

祝陵在善權山。其巖有巨石。刻云碧鮮菴。蓋祝英臺讀書處。昔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臺。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同學。後化爲蝶。事類於誕。然考寺志。齊武帝以英臺故宅創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地故善釀。陳克詩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同上。

善權洞在國山東南。洞有三。曰乾洞。曰大小水洞。舊經。周幽王時。洞忽自開。上有巨石。形常如墮。洞中寬廣可坐千人。周圍峭壁。刻爲佛像。有石柱高丈餘。號玉柱。唐張祜詩。金函崇寶藏。玉柱閟靈根。宋陳襄詩。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蟠蟄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雨。常濟山南萬頃田。明一統志。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奇絕。歲癸亥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爲三洞之游。內辰。遂與客泛舟西南行四十里。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右偏石壁。刻碧鮮菴三大字。卽祝英臺讀書之處。而李司空亦藏修於是。乾洞右崖有刻字。曰僊李巖。都穆三洞紀游記。

善權禪寺。宋名廣教禪院。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齊建元二年。以祝英臺故宅創建。唐會昌中廢。其址爲海陵鍾離簡之所得。咸通間。李司空蠙嘗肄業於此。奏以私財贖之。復建僧舍。刻疏於石。宋崇寧中。傳

待制楫、以徽宗潛邸恩、請爲墳刹、宣和中、改爲崇道觀、建炎元年、詔復爲院、國朝改善卷寺、正統十年重建、前有古松百餘株、夾道林立、森秀雄偉、行者忘倦、王升宜興縣志、

善權寺中古蹟、有雷書偃柏、有三生堂、祀唐司空李蟾、宋宰相李綱、學士李曾伯、徐階鳳宜興縣志、

桃溪一名張溪、在西南六十里、舊志作七十里、源出茗嶺北入荆溪、同上

雙橋在永豐區、同上、

天監初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孫皓遣兼司徒韋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梁書許懋傳

風土志云國山距善權寺一里吳孫皓以石室開爲大瑞乃遣董朝行封禪禮遂立此碑其圓如鼓高八尺圍丈餘刻字周繞體兼篆隸字多漫滅今以舊本參校取其可辨者具載否則闕之若字畫甚明不可識亦存舊體以俟能者云碑前數行已磨滅不復可識自民用不犯以下方能辨其間有一二字可識不成文者亦略之又曰皓碑率稱符瑞以自侈大其言神鼎靈璽金册鳳凰與夫黃旗紫蓋湖澤開通天讖神謠之類皆見於吳志陵道之啟謂石室開遂基大宮謂作昭明宮晉避文帝諱後稱顯明宮石印封啟九州吉則信歷陽使者之謬語爾案江表傳曰歷陽表言石印封（疑脫發字）皓遣使者（疑脫祭字）以太牢作高梯上觀印文使者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有楚九州者（當作潛）吳九州都之文皓得之大喜曰吾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司馬徽善論運命歷數刁元蜀（蜀上疑脫使字）得之增餘其辭以獻皓取媚虞翻五世學易尤明象數故引此二人爲證若河伯子胥王靈圖亦皆當時讖緯之書曰旃蒙協洽之歲者乙未也陬觜之口則月在亥也重光大淵獻則日當丁（當作辛下同）亥也曰柔兆涒灘之歲者丙申也月正革元則正月上日也謂皓以鳳凰二年十月丁亥受璽明年正旦郊祀改元即此可推矣自丞相以下紀名凡十四人如宏璠董朝滕循

張悌、丁忠、岑昏、薛瑩、華覈、皆見於志。餘莫可攷。皓之昏淫暴虐。甚乃更矯誣僭舉此禮。觀其瑞物雖多。諒皆如鬼目平慮。無非詭誕欺世。千載之下。適足汚簡牘。今石刻既不忍棄。復辨識以傳久者。亦欲爲鑑於後也。況此書接西漢字書之工。最爲近古。在藝學或不可廢。姑存之亦無害。昔歐陽文忠公集古今刻。雖秦隋無道之君。亦不能遺。其意豈亦在是歟。（碑模見詞翰。朱昱成化毘陵志。）

案此文所述。尤多譌舛。已詳註各字句下。又攷皓受璽在天册元年乙未十月辛亥日。明年丙申正月。改元天璽。天册元年實晉咸寧元年。集古錄紀元彙攷等。班班可攷。若鳳凰二年乃晉泰始九年歲次壬辰。相距四五年。何其憒憒耶。

國山碑歌

宜興儲國鈞長源

孫吳人物驚曹公決機兩陣誰爭鋒黃金斑爛應謠諺紫髯奮起豺豲空嗚呼後葉漸陵替倉皇印綬捐江東劍人之面鑒人眼諫詞日進誇豐功國山石室竟何在當年乃受泥金封曾聞太常奉明詔往度碑版勤磨礲大書深刻了不怍豈有祥瑞加頑凶熒惑巫祝信荒誕鳳凰甘露將無同樓船南下幾千載此碑兀立猶穹窿象形如囷復如鼓磨滅蝌蚪埋蛟龍春風自掃石苔綠夜月靜照山花紅至今過客解嗤笑粉飾寧足欺兒童徘徊三歎感神蹟可惜彭祖隳家風由來陵谷有遷變生兒安得皆英雄

國山碑歌

荊溪陳經景辰

黃龍掉尾飛赤烏江東王氣鍾孫吳斑爛應謠諺紫髯起後有彭祖何其愚朱書石印三郎語吳楚紛傳作都渚儘教巫祝肆荒唐封山陽羨誠何取當時奉詔天發年大書勒石蒼山巔欲以金泥侈封禪誰知鐵鎖橫江煙青蓋黃旗識非偶石頭城下降王走故物留傳獨此碑空山寂歷誰爲守每歲春風野火青牧童不到西山陲雨餘苔色綠點點夜深涼月光停停我來二月風欹帽野藥垂紅盡含笑山鬼跳梁嘯女蘿深林白晝驚飛瀑斑剝苔文遍土花鸞飄鳳泊蝕泥沙自古禨祥皆一轍石言神降長嗟嗟吳興長史何諛諂江左興亡眞荏苒由來割據本無常孫氏兒郎信豚犬

後敍

孫吳後主皓時石刻之存者凡二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封禪國山碑天發碑在建業巖山屬吳故都好事者椎拓無虛日未幾石碎爲三故有三段之目厥後徙置不一今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康熙中祥符周雪客先生始合三段爲一而屬讀之并作天發神讖碑文攷傳於世封禪碑在吳興陽羨縣國山實今常州府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地既荒僻人跡罕至拓者亦甚少故歸然屹立山椒迄今猶未斷泐其文雖不無磨滅較天發尙多可辨識予竭來荆南道中恆登山巔披荆榛剔蓁蕪親以氈椎從事者無慮數四而心乎愛矣卒未能舍也夫封禪勒碑表諸祥瑞述已功德皓之侈妄於斯已極然承祚特書其事於國志則方諸天發碑不綦重與天發碑不著書人或云皇象考象在孫權時居八絕之一未必皓世猶存昔人已辨之郭允伯至詆爲牛腹書亦未免過甚國山碑爲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所書建之名見於輿地碑記及書史會要等故輿休明竝推觀其筆勢醇古雋逸綽有先秦二京之遺風惜乎埋沒山陲千數百年罕有表著之者間因暇日蒐討羣籍辨其訛誤爲國山碑考一卷餘姚盧弓父學士見而欣然爲序其首簡大輿翁正三詹事亦爲之訂正且題詩其後謬許必傳復以釋文倩四明范鳳頡孝廉武原張芑堂明經假天一閣所藏舊拓國山碑細校蓋豐道生故物也於是向所蓄疑之字多賴之以釋遂授諸剞氏以就正通方非敢效敝帚之享亦以見諸君匡贊之功爲不容泯云乾隆丁未重九後二日吳騫書於寶墨軒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册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吳槎客先生。嘗於歲暮風雪中。駕扁舟泊山下。具紙墨氈搨之具。攝衣而上。翦其荆棘。剔其蓊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敝。凡三日。拓得數紙。一時詫爲狂。先生既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始末。作國山碑考一卷。遂攜所搨以歸。分贈同好。予亦得其一焉。嗟乎。壽世者莫如金石。然漢唐石刻。日就銷亡。是碑之淪於窈壑。士大夫宦游茲土。誰復過而問之。而田父傖丁。雖見而不識。先生獨懷豪素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非至篤好。其何能如是也。碑雖著於歐趙二家之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蒼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卽同時皇象所書神讖碑。亦遠不能及。竊怪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耶。歲在橫艾攝提格、月在塞涂、癸亥朔。新坡鄉人陳鱣跋。

嵩洛訪碑日記

黃易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嵩洛訪碑日記

清　錢唐黃易小松撰

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搨致。未得善本。嘗思親歷其間。剔石捫苔。盡力求之。嘉慶改元之秋。攜搨工二人。自蘭陽渡河。驅車徑往。輪蹄小住。輒問貞珉。得即捶搴。簞燈展勘。不減與古賢晤對也。

九月初六日。祥符相國寺。搨元祐經幢。市間得漢鏡文曰宜君樂樂未央大富昌。余苦肝患。醫者云宜散鬱。乃愈。讀此憬然。又購唐鏡一。古幣四。漢印二。

初七日。至鄭州開元寺。殿圮。重葺小構。僅蔽風雨。存兩石佛。一天授二年侯文衍造彌勒像。一開元八年王元度造蒲臺像。殿後尊勝經幢。中和五年僧祖愿書。經篆額。天成二年重脩。幢上層四面鏤佛。邊闌復刻畫像。題字。有天福五年僧敬璋及上柱國楊璋等名。秋陽曝紙。施搨殊艱。寺傍東里書院學徒。見獵心喜。咸來按紙助力。俄頃搨全。惟浮圖北面窳壁對嵌二石。疑亦古刻。高八九丈。莫能致也。

初八日。午抵滎陽。漢聞喜長韓仁銘在縣治儀門內西向露立。頂作垂虹。足半入土。剔至碑座。其下與碑陰兩側俱無字。唐景龍御書賜縣令盧正道勅。陰刻盧公清德頌。額作佛像。旁有行書二行。碑側唐天寶八載盧重華、貞元五年劉士陵、貞元十五年關士約、貞□十八年王皋等題字。宋天禧五年王鎡記。各搨一紙。申刻至汜水縣東關。登高阜至等慈寺。齊武平五年造像碑在後殿窗壁間。唐高宗紀功之頌。顏思

古等慈寺碑。在寺外高原。紀功頌碑陰之上。有從官臣勣等字數行。高不可攝。惟攝得下層。開元十三年史敍書御製途次成皋詩。及崇甯四年王評題名。滎陽以西。崇崗壁立。車行狹道間。僅容一騎。居人穴土爲室。溝深路峻。俯視悚然。

初九日。五鼓。踰虎牢關。高下數里。車陟高危。駭人心目。頂上關帝廟有碑。昏夜莫辨。北趨坦途。望黃河如帶。循芒山而西。過鞏縣。渡洛水。問淨土石窟寺紆道難達。不及訪碑。行洛岸坡石間。達偃師境。近城見王輔嗣墓。元吳炳八分碑立道旁。晚抵縣署。王大令秋塍歡然道故。言武君虛谷在魯山脩志。約俟余至必歸。馳書趣之。假余竹輿。命役導引。次早赴嵩山。

初十日。出偃師南門。山田多井轆轤相望。久安耕鑿。童叟熙熙。言今年麥稻棉花倍收。數十年所未有也。飯府店鋪。望嵩少諸峯。愈近愈翠。登嵩嶺口入。登封境。卽古之轘轅關。峭坡盤曲。數夫縴輿而上。回視鞏洛山川。歷歷可數。及巔達縣城。山岡起伏。悉皆坦途。始知此境已在雲霄之上。經行巖谷間。曲澗奇峯。應接不暇。薄暮至少林寺。登千佛殿。拜達摩血影石。觀緊那羅王藤像。威嚴若生。旁鎔銅鐵二像。不及也。寺當少室之陰。列如屏幛。少頃月上。憶施愚山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句。至此始信詩境之眞。篝燈尋碑。攝得天平二年僧洪寶。武平元年馮暉賓二巨碑。永興等四面造像碑。天保八年僧靜明造像碑。觀音大士像。大安己巳邵公悅疏餘碑。記明再攝。山僧夜起誦經。誦畢習手搏。山中故事。日以爲常。余心弗好。高臥不問也。

十一日。過邢家鋪。對少室之御砦數峯。攢立如蓮花。捫少室石闕篆書畫像。雖極剝落。石質堅剛。自然樸古。篆銘叢林芝□綿之上。列有字。前亦有字。闕側有字三行。叢林之下。隔石二列。露一伊字。東闕題名。李客之下。有直格隱隱有字。皆前人所未見。四面多作人物鳥獸。褚峻所圖弗確也。擬遊會善寺。依僧而息。登封趙大令使者來迎。遂館城中書院。

十二日。大風。不能出遊。添募搨工。廣摹少林諸碑。先購得天保八年碑、樓寺碑、齊武平年宋始興碑。

十三日。風定。乘竹兜出城五里。遊嵩陽書院。遙見門外唐天寶碑。高如坊表。雕刻精工。徐季海分書整潔。余藏本少碑額。命工補全。碑側明人題刻。碑陰中間宋熙甯時張琬、宣和間盧漢傑題名二段。進書院。瞻大將軍柏。大七人圍。扶疎古茂。南面木埋潔白。余題名一行于上。以志欣幸。二將軍柏。大三人圍。亦蒼鬱可觀。庭心紫薇一本。殊秀雅。廊下獲文潞公、張杲、王郇題名三石。東墻得元符二年宋傅小楷書眞武經。極工。柏下舊有石柱。宋人題名。求之弗獲。行三四里。至崇福宮。殿塑三清像。及王天君趙元壇二像。極雄偉。宋金時所塑也。殿堦下邱長春海市詩。及二元碑。壁間□川仙裔題名。爐座宋景祐殘刻。東行數十步。觀啓母闕。西闕簷石小損。畫像亦多。向未盡拓銘詞。開母廟與一行之前。有川郡陽一行。又二月一行。堂谿典請兩銘之首維時二字。其言維何下有嘉字。皆向所未見。其上里許。觀啓母石。高三丈。廣如之。絕類吾杭西湖之壽星石。正面平削。西若廣厦。石縫嵌錢。蓋村人好事者所爲。循山行七八里。踰小嶺。至中嶽廟。樓殿輝煌。氣象雄大。太室石闕。離廟百步。砌石整齊。畫像亦多。上層錐鑿如新。二千餘年。劃痕猶歷

歷可辨。亦一奇也。廟前兩石人。冠冕執殳。比曲阜魯恭王墓前二石人較小。制作皆同。武虛谷疑身間刻字。曾囑余遣工剔土細驗。揚其形以歸。信爲無字矣。茲余親辨東石人冠頂上一馬字。深刻極古。眞漢人八分。兩石人之背。有孔八九。鎔鐵尙存。或當時門闌嵌置之故。進西華門。宋金四巨碑對立。峻極門外東階。見魏寇謙之等碑。已有揚本。惟唐咸通六年脩廟碑并碑側題名未有。大殿前兩鐵獅。金正大年鑄。鐵鑪。元至元年鑄。大門內守庫鐵人四。內二人有治平、熙甯等款四段。

十四日。出南門。過懷來山陟崇岡。望嵩頂。見太室正峯。形勢厚大。其右少室。宛若拱侍。至告成周公廟。觀測景日表。登觀星臺。臺後平鋪石槽。漏水以算日影。東原有斷碑。首曰大唐洛州告成等字。漫漶難讀。稍東。龍華廢寺。[illegible]石幢二。俱刻佛經。半已漫滅。行數里。循平洛澗。至石淙。怪石淩空。面面靈瘦。澗水奔流。深潭澄碧。誠奇觀也。武后遊石淙時。北崖刻詩。南崖刻序。下臨潭水。揚工架木求之。北崖詩刻之上。石穿數孔。昔年架屋之迹也。后嘗避暑於此。當年構造。自極工妙。今惟山空水深。奇峯滿壑而已。余至此。聽泉捫石。想盧鴻隱居之金碧潭、雲錦淙諸勝。定亦如此。惜徑荒難達。諸勝莫可蹤跡矣。石淙題刻不少。余尋見宋人范忠宣數種。他多近人所題。磴壁危滑。不能駐足遍視。爲可惜也。

十五日。出北門。十里積翠峯下。遊會善寺。門外銀杏大可四圍。古柏亦相等。蒼茂可愛。入寺僅見東廊唐大歷二年會善寺碑。戒壇勅牒。問他碑。山僧導至西原戒壇舊址。見東魏天平二年嵩陽寺倫統碑。造像精工。兩面俱刻。向獲揚本。止下層八分書一段。餘皆未揚。其上篆額與諸佛名刻字。工人弗顧也。戒壇護

法石像。碎臥荒草間。唐開元時道安禪師殘碑。半埋土壤。惟淨藏禪師塔銘。尙嵌塔身。巍然西峙。元僧數塔在寺東。碑刻封號。極崇大也。

十六日。再遊中岳廟。古柏廿餘。比曲阜孔廟之柏。大而矮。東一柏最大。過於嵩陽書院之二將軍。殿後偃柏二。亦古峭。惜萎其一。揭唐宋元諸碑。鐵人鐵獅鐵爐諸款。再觀太室闕。題名其上。問盧巖寺及嵩頂徑。窄路荒。前年有顯者欲往。治途半月始達。余無濟勝之具。遙瞻山翠。嘆息而已。

十七日。遊老君洞。大風揚沙。至谷口而返。再遊嵩陽書院。移文潞公、張杲、王郇題名三石於東偏小室。嘱登封趙大令嵌置壁間。明登封令傅君梅作存古書院。收諸殘石置此。今改文昌宮。余往捫索。得宋金元石刻九。內橫石刻天王神鬼像極工。有吳道子李龍眠筆致。必宋金名手之作。趙閑閑題達摩相諸刻亦佳。亟揭之。景侍郎冬暘說嵩云戒壇寺石幢有唐宋人題字。傅君梅初移署中。旋載歸邢臺。故不復存。余思傅君移置諸石。保殘守闕。良費苦心。何嵩境有名石幢。反移歸私第。理或未然。考畿輔志乘。邢境並無此幢。景說未可盡信。余訪詢登邑揭工。言傳聞幢已斷缺。恐官追問。久已埋藏。寺僧云。數十年前重脩諸寺。舊碑大半移埋。此說爲近也。飯趙君官署。趙名時號。及庵。萊陽進士。清勤爲政。登人愛之。幕中胡君亦霞。賢而才。皆乞余書。笑而應之。

十八日。早。將行。揭工攜少林諸碑至。琳琅滿目。捆載而歸。趙令馬尉郭外作別。少室山光。清翠可戀。山高風大。登陟良苦。臧獲輩有憂色。望永泰嵩麓法王諸寺。不及留覽。下轜轅至緱嶺。山不高而清曠幽遠。登

仙君廟。憑虛四望。二室諸峯。環繞當面。昔人謂是仙境。良非虛語。塔東武后昇仙太子碑。高大工緻。今猶完整。碑側宋盧功裔題名甚工。塔西宋謝絳脩大殿碑。搨得碑側濟南李格非等題名十一段。碑陰亦有宋人題名。晚不及搨。宿府店鋪。

十九日。至假師。虛谷已還。飯齋中。縱觀金石搨本。及古玉圭。晉劉韜碣石。贈余搨本數十種。同至學宮明倫堂。觀所收魏齊至宋元諸石刻。是虛谷數十年所致也。補搨數種。秋塍先至洛陽。書來約余同虛谷往洛。

二十日。虛谷攜子愚溪約余赴洛。飯義井鋪。稍北平等寺舊址。齊碑四通並立。半爲土掩。地名四里碑。安邑宋芝山誤聞此是劉寬碑。今乃釋然。煩秋塍遣人剔出搨之。過白馬寺。大門內至順鉅碑。書甚工。宋蘇易簡碑已碎。大殿前魏造像幢。後殿唐麟德年蘇寶才造像。壁間晉開運造像。宋摩騰入漢靈異記。元至正詩刻。後殿元貞鐵鐘一。塔上甯遠將軍造像殘石。余與虛谷喬梓。尋金時方塔。前列金碑一。塔間舊多碎碑。今盡失之。望雙碑凹。一是魏王基碑。一是唐狄府君碑。府君梁公父也。虛谷云。昔狄氏後賢訪問祖墓。得洛城道旁一石。題曰唐忠臣狄梁公墓。遂以墓穴在是。封鬣表之。不知雙碑凹爲確也。過二十里鋪。廟中見五代羅周敬碑。道旁神龜二年造像刻石。晚抵洛陽。與秋塍、虛谷翦燭快談。新安鄒大令霞城能文嗜古。亦來訂交。

二十一日。同秋塍及虛谷喬梓出南郭。渡洛河。謁關忠義陵。極崇麗。遊龍門賓陽諸洞。觀諸佛像。莊嚴博

大旁多刻字。齊洛州老八佛碑。唐岑文本三龕記。俱刻洞外石壁。僧言三龕記舊有褚遂良款。石片碎落。昔藏寺中。旋失去。老衲謝草猶見之。飯臨河小閣。望香山如圖畫。飯畢。循山而南。石壁鑿洞。不能數計。登老君洞。觀魏齊諸刻。洞上老翁王樵夫居之。自言年九十有三。或以爲仙。蔣學士獨敬禮之。夕陽已西。不及至香山而返。

二十二日。爲虛谷先人吏部公書神道碑。及魯山令董君書巢索書聯額。書畢。偕虛谷步縣學東。看魏大覺寺碑。惜文已磨盡。刻明人修廟記。止存篆額。欲訪董湘涵友漢草堂。聞其孫析居不果。從其族人購得董氏所藏孔和碑、陳德碑。及太和十二年宕昌公造三級浮圖碑。唐張嘉祐墓誌。盧杞書其父碑十數種。磚塔銘半幅。石鼓文九紙。皆精本也。

二十三日。秋塍虛谷先返。偃余宿龍門鎭。視工人廣搨諸刻。佛洞多在山半。虛谷欲登最高之九間殿。看張九齡書牛氏像龕刻。力憊未果。余竟登之。大盧舍那佛像高八丈五尺。石磴宏敞。唐奉先寺基也。大歷十年造。盧舍那大像碑內侍省功德碑。牛氏像龕記。虢國公殘碑。宋丁裕題字。俱刻石壁。

二十四日。渡伊河。遊香山寺。及巔。眺龍門山石壁危峭。鑿佛如林。盧舍那大像坐半山中。別有景象。寺無古刻。惟唐白少傅粟主。國朝湯西崖少宰右曹配食焉。堂懸西崖書石樓風月小額。緣山尋碑。佛屋刻武后時書經極工。唐人大足等年造像銘。宋王曙詩。眞宗龍門銘。歸寓。鄒大令震城遣蒼頭來索書楹帖。爲秋塍作龍門覽古圖長卷。

二十五日。視工人揭龍門諸刻。山僧古涵精摹搨。亦來助力。僧知伊闕洞頂小龕有開元刻字。猱升而上得一紙。乃邱悅贊利涉書。向所未見。非此僧莫能致也。

二十六日。欲行雨阻。工人冒雨揭碑。持來紙溼。余爲熨乾。得香山諸刻。及唐人党晞、辛祕等題名。惟少大足一刻。龍門石洞內見頂刻大唐永隆等字。圜轉巨書。老君洞頂之刻幾遍。架木高危。不能搨取。嘆息而已。住龍門六日。搨碑三百餘種。得漢鏡文曰。九子明鏡。世異寡雙。服者卿公。又長宜子孫鏡一。位至三公鏡二。

二十七日。雨止成行。行後。望龍門諸山。在雲霧間。荒原翠碧。宛若春郊。伊水灘聲。蕩滌塵俗。午過白馬寺。搨諸造像鏡銘。至義井鋪。尋四齊碑。業田者奮鍤出之。不冥受值。索余書而去。晚至偃師署。秋塍齋中。藪菊四列。與武虛谷叔姪及嵩縣朱大令持螯小酌。劇談風雅。幕中山陰金臨川爲余寫墨梅。甚淡雅。勝童二樹多矣。座中人索書小聯。盡應之。

二十八日。秋塍又招友賞菊。虛谷見贈岳麓寺碑額碑陰。幷唐李吉甫等永興石室題名。超化寺元遺山王黃華等題名搨本十數種。秋塍惠昇仙太子碑。及靈巖山人詩。吳會英才集等書。

二十九日。別秋塍東歸。出城十里。登芒山。望宋會聖宮碑。南見太室少室諸峯。在層雲之上。北眺太行。隔河雄峙。山腰紅黃色。疑秋葉也。上下坡磴。遠於虎牢關。至馬候午飯。相傳是伯夷叔齊扣馬處。渡孟津黃河。宿孟縣城南。

三十日早步學宮忠義祠魏唐宋元諸石刻嵌置工整欽州馮戶部魚山主講此地時所收也搨補篆額數種晤孟尉張君葺亭同訪崔君梅軒觀所藏范中立脩幅董香光盤谷圖梅軒新得唐咸亨年司馬與墓誌搨惠二本飯葺亭處賞菊看硯爲書四硯山房小額出城至花封書院見魚山八分書碑絕類韓勅嘆吾友詞翰之美今時何可多得望太行山色竹木漸繁渠流清潔始知歷代名園多在此山之陽晚宿懷慶東郭

十月初一日至清化鎮與縣康孝廉少山好古嗜學久思過從至此問康君住北山尙隔十里不及返晤馳書通問兼索濟瀆諸碑夜宿恩村康君覆書云諸碑皆有惟唐玉眞公主受戒碑魚山前訪時已佚恩村崇恩院有大定二年牒秉燭搨之

初二日至獲嘉問法雲寺不得過空車百輛魚貫而東知征楚之兵過新鄉獲境之車助力也

初三日過新鄉白鶴觀搨宋政和刻劉海蟾仙跡碑金皇統碑晚宿衞郡西郭直隸兵夜抵城外星馳赴楚

初四日至衞輝府治衙神廟洗剔晉太公呂望表兩斷石始見碑側有諸□□者又□□□□飭表上八分書一行後周郭進屏盜碑碑陰兩側俱有字尋武定八年太公廟碑已嵌置北門外新廟悉搨之飯別駕畢硯山署觀孫雪居雙柏圖董香光懷新堂閣甚工妙硯山之弟靜山孝廉出觀明人尺牘宋仲温、姚廣孝、于忠肅諸公數十家皆精美見題跋知爲吾友江秋史舊藏良朋仙去物亦雲烟對之憮然署多奇

石。爲硯山作石供山房扁。知楚氛稍定。弇山師破當陽。邀賜世職。江南豐縣決河。計日可塞也。

初五日。過衞郡。命工搨城隍廟元時鐵鐘。得張稚恭山水立幅。程穆倩題跋。漳州經幢搨本。宿滑縣老牛店。

初六日。大風。至東明郭外宿。展觀晉刻齊太公斷碑。粘連接縫。

初七日。抵曹郡西郭外。見穹碑。驗是元脩濟瀆廟碑。商琥撰書。攷論濟水源流。歷朝遷徙之故。文極該博。書復清挺。上有明侍郎王永和題跋。命工人搨得一紙。

初八日。出曹郡。遇滕令周君。護兵赴豫。晚住鉅野龍堌集。搨視祥符所得唐鏡。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豔采。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情。傳聞仁壽。始驗銷兵。凡八言。銷兵既兆。楚賊卽平。可慶也。

初九日。過鉅野縣。在學宮明倫堂。見元統年謝端書朱子語橫石。有瘞崔銘風格。將來搨之。晚宿嘉祥縣。于大令來見。知汶令葉九忽化。才而不祿。可傷也。

初十日。抵濟。計嵩洛搨碑四百餘。得舊搨本四十餘。以副本分贈鐵橋、梅村、鏡古諸君子。大快事也。

右嵩洛訪碑日記一卷。國朝黃易撰。案是書爲亡友黃石溪明經鈔存本。無撰人名氏。相傳爲黃小松筆云。考翁覃溪復初齋文集、黃秋庵得碑十二圖序。稱其方欲搜討嵩山三闕。上下巖洞祕文。雲木蓊鬱。靈境響然矣。又當作嵩洛訪碑圖云云。又黃秋庵傳。亦有南游嵩洛語。又小松筮仕濟寧。而是書末有初十日抵濟語。又覃溪所撰傳。稱李鐃橋亦以金石之學世其家。與君最昵。而是書有以副本分贈鐃橋等諸君子語。傳又稱鐫諸石者安邑宋葆淳。而是書復有安邑宋芝山誤聞此是劉寬碑。今乃釋然語。芝山葆淳號也。又小松工書。而是書屢言爲人書碑版聯額。又墨香居畫識。稱其寫山水得北苑巨然正法眼藏。而是書自紀爲秋塍作龍門覽古長卷。又小松錢唐人。而是書有絕類吾杭西湖之壽星石語。又阮文達小滄浪筆談。稱小松嘗作得碑十二圖。及嵩洛泰岱訪碑圖。以秀逸之筆。傳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則小松果從嵩洛訪碑且作圖矣。定是書爲所撰。似非臆斷。小松名易。字大易。號秋庵。其父樹穀。號松石。故又號小松。官至兗州府運河同知。護運河兵備道。精於金石六書之學。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小蓬萊閣碑目等書。浦褐山房詩話。稱其官濟寧。凡嘉祥、金鄉、魚臺間漢碑。悉搜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畫像尤多。所見漢石經及范式、三公山諸碑。皆雙鉤以行於世。則其生平嗜古。隨處搜羅。而是書則訪碑嵩洛時所記也。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自序。稱又值同世通人名士。搜奇好異。郵示所獲。擴其見聞。若今王少寇昶、錢少詹大昕、阮撫部元等。而小松與焉。又寰宇訪碑錄所載。如在河南洛陽熹平石經尚書論語殘字。在河南南陽圉令趙君等碑。俱註已佚。則非此行所得。而亦謂浙江錢唐黃氏藏本。其搜討諒非旬月矣。是書卷

帙無多。殆未經刊刻。余恐其不傳也。亟付梓焉。咸豐甲寅上巳後四日寒食節。南海伍崇曜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國山碑攷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